

老街的生命

林家品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本书荣获首届
国际亚洲太平
洋战争文学奖
第一名

The Life of Old Main Street

—— 最美丽的风景

—— 最善良的百姓

—— 最残忍的罪行



老街的生命

林家品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街的生命/林家品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33-1950-X

I. 老... II. 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7929 号

书 名: 老街的生命

作 者: 林家品

责任编辑: 吴述波

装帧设计: 裴海斌

责任校对: 肖 寒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010-66531659

E-mail: jfwyck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75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印 数: 6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50-X/I·1543

定 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本书荣获首届国际亚洲太平洋战争
文学奖第一名

献给——

在偏僻的山区
被屠杀的
为人们所遗忘的
人们

作者的话

——最美丽的风景

——最善良的百姓

——最残忍的罪行

《老街的生命》是小说，但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，都是真实的。只是事件发生的某些乡下地点，因小说结构的需要，做了一些调整而已。那些惨死在日本兵手里的生命，用他们生前的话来说，是“既没撩日本人，也没惹日本人”，几乎没有被屠杀的起因。但他们就是被集体屠杀了。而集体屠杀的手段，比德寇将犹太人灭绝于毒气室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这些被屠杀的乡民生活在偏僻山区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没有人再去提起。不但连墓碑（哪怕是空冢的集体无名墓碑）都找不到一块，就连新修的家谱中，也最多只有一句：歿于某某年。

……

上 篇



湘西南边陲的扶夷江，从广西资源县流出，过了新宁县城二十里，江畔有一条老街，名曰白沙街。

街道是一色的青石板，崭齐的一块连着一块；街道两旁的铺子均为二三米高的鹅卵石基脚，黛色的、黄色的、灰色的、白色的鹅卵石，堆砌出一条条彩带，将前有堂屋、铺房，后有天井、灶屋的房子紧紧箍住，不但煞是好看，且防水防潮，坚固异常，为他地所罕见；鹅卵石基脚上为两层楼高的青砖，最上面一截方盖土砖，为的是日后向高空发展便于拆卸加砌。铺门皆为一色的桐油木板门，立于颇高的门槛上。

每天都有从乡下进街来买货的乡民，无论走进谁家铺



老街的生命

子，必先双手打拱。

“发财，你老人家。”

“你老人家，发财发财。”

铺子里见来了客人，不管是不是要买货，也不管是不是比自己年轻，忙喊你老人家请坐，吃烟，吃茶^①。如果是夏天，捎带着会递过来一把蒲扇；若在冬日，便喊快进火柜里暖和暖和。

火柜就在卖货的柜台下，形似无盖的长木挑箱。里面用瓦钵子盛着碎木炭火，木炭火上焙着灰，中层以木格踏板隔开，可踏脚，也可全身蜷伏于内，盖上床盖脚被，暖烘烘的好讲白话。

端上茶，端上切得极细极细的柳丝烟，递过水烟筒，点燃长纸煤儿，“噗”地一吹，吹燃火，替客人点着烟，再将纸煤儿交与客人，便相互讲白话。

白话多讲的是街上见闻，四乡逸事，今年的收成，栏里的猪喂得有多大……问或说到某某女子竟与某某男子私通，待到那女子的肚子日渐隆起，那男的却跑得不知了去向。于是俱对那男子表示愤慨。尽管这某某女子和某某男子私通的故事，早已各自和他人说过多次，但依然在愤慨后表现出些许惜叹，惜叹的是那女子着实漂亮，遭孽了这么一朵上好的花。末了铺子的主人才问一声，你老人家要办些什么货？是自家用还是做人情、走人家？

^① 注：吃烟吃茶为当地口语。另如“走人家”，即走亲戚。文中使用的一些口语，凡是意思明白的，均省略了注释。

倘若是自家用，那分量就称得足而又足；倘若是走人家，则少个二钱三钱，将纸包子包得又大又好看。

待到又来了客人，火柜里的这位便起身，说得走了走了，得回家去了，让新来的客人进火柜暖和。提着货，往外走，铺子的主人必送出铺门，送到街上，喊：“你老人家好走，好走，下次再来，再来讲白话。”

走出横街，走到临江的吊脚楼下。吊脚楼上常有漂亮女子，抑或阿嫂，伏于木栏杆上，看江上的风景，看一群群白鹅在绿波上游划，看江中渡船上的年轻后生。猛低头，看着了提货的乡人。倘若见这乡人也还标致，或木讷得很有几分可爱，便端起脚旁蓄满水的铜盆，往下一泼，却决不会泼到乡人身上，只是吓他一跳。尔后格格地笑得满足。引得乡人仰头，再仰头，朝她看。乡人看着了后，大抵只会说一句，你老人家，差点将水泼到我身上。说完，勾着头，像怕吊脚楼上的女子追下来似的，迅疾往江边走。

走到江边石码头。江水澄净如练，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蜿蜒。水很深，但一眼能望到河底溜圆的鹅卵石。江中间或有些树枝蒺藜，那是捉鱼者所为。捉鱼的其实很少，数得出的几个青皮顽者。街上人不准随意打捞江中的生灵。

踏到石码头的脚步震动了江水，便有一群游鱼迅疾赶来，以为来到石码头的人又会扔下些许食物。未见动静，却不游开，反而相互嬉戏，嬉戏着泛起无数细碎的涟漪，似向那水中的人影邀宠。

河对岸，宽阔的沙滩泛着银光，银光中缀有草地，草地多为马鞭子草，生命极其顽强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总是一个劲



地在沙地里拓展。相互并不依靠的老树则各自在沙地里兀然而立，夏日里，一棵老树就遮掩出一片绿荫的天地；冬日里，则向苍天展示着虬龙般的枝桠。

银光边沿处，耸立出一片褐色的山崖，山崖重叠起伏，摇曳着长青的灌木。灌木丛中，隐伏着一个岩洞。无论街上人、乡里人，皆称它做神仙岩。

赶到码头上的乡人看着那渡船已经起篙，已经离开岸边，但只须喊一声，“等一下”，那渡船便又往岸边驶来。船上必有人伸出手，助上船者一臂之力。若是年老的，必有人让座，让其坐于船舱边。若非年老者，则将手中的货交与另一人，抓过船夫手中的篙杆，说：“你老人家歇一歇，待我来。”一篙撑开渡船，打一声“喔呵”、“开船喽！”，船便缓缓地往对岸驶去。

船上人在渡河的时间里，又会相互讲些白话。间或也会讲到那神秘莫测的神仙岩。

二

老街整日里透着祥和与繁华。

在祥和的日子里，在淳朴的民风里，在开口必称“你老人家”的礼性中，在永远美丽不改本色的自然风光中，老街没有警察，更没有驻兵。只有在二十里之外的县城，才有为数不多的治安维持者。据说也有几条枪，但街上的人似乎从未见过。“丘八”自然是识得的，但那是过兵，过一阵也就没了，完了。

隔个十天半月甚或一月两月的，街上会来个管事模样的人，手里抓一个撮箕，进了铺子后，即使是冬日也不进火柜，而是坐于可随手提动的火箱上。这火箱是一个小巧的半圆桶，冬天在半圆桶底部放一燃着木炆火的瓦钵，既能烤热脚也能烤热臀部。其余季节则将瓦钵抽掉，成了凳子。管事模样的人不讲多少白话，只吸完递过来的一袋柳丝烟，或喝完泡好的一碗谷雨茶，便开口：

“你老人家，上头要收税了哩。”

铺子的主人忙回答：

“晓得，晓得，你老人家。”

便领着来人往楼上走，打开谷仓，撮些谷子放撮箕里，也不用称，估摸着差不多便行。

这一日，位于上街写有“盛兴斋”三个大字的南货铺里，进来了本街的街长——之所以称为街长，因为他既是管事的头儿，却又无其他头衔可称。

街长也是手抓一个撮箕。

“只怕要遭劫难呢！”街长放下手里的撮箕，捏一撮极细的柳丝烟，塞入水烟筒，就着纸煤儿火，吸得水烟筒“咕噜咕噜”响，喷出长长的烟雾后，对“盛兴斋”的主人说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是过兵吧？又是像往常一样过兵吧？”

“盛兴斋”的主人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赶忙小心翼翼地问。那小心翼翼里，是希望街长的回答很随便，很轻松，真的是像往常那样来一队兵，路过，最多在街上吃一餐饭而已。



老街的生命

“按理说也应该是过兵，不过这回过的只怕是日本兵。”街长放下水烟筒，话语里不无忧虑。

街长一说出日本兵三个字，正在忙活的女主人——我的母亲，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急匆匆赶了过来，问：

“那日本兵，该不会杀人放火吧？”

街长说：

“谁知道，我也没见过。”

街长说的是实话，他不唯没见过日本兵，就连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宝庆府都不知。那宝庆府离白沙有多远呢？其实不过三百来里。但若从白沙坐船顺扶夷江而下，需五六日；若从宝庆溯江而来，得要十来日。且滩多险急，常有船只被打翻。如若是走旱路，尽为山岭，小路崎岖，兼有虎豹，行人甚少。故逃难的人到了新宁县界，便往东安方向去了。

因为无难民而来的消息证实，街长自然不知。可街长又听上面有人发了一句话，说这次的税粮得快点缴上来，恐防日本人要来。街长没有细问，即算细问，人家也不会给他个究竟。因为本街的街长既无俸禄可拿，也无甚人任命，纯由街上人在晚饭后聚集到一起扯白话，扯到该有个管事的头儿时，有人说：“他大爷，你老人家就来当这个头吧！”这位大爷就当了这个管事的头儿。当了管事的头儿后，亦无人叫街长，仍是叫“他大爷”，或者连“他大爷”也不用叫，就叫你老人家。

我父亲听得街长也不知道日本兵会不会杀人放火，便忙说：

“该不会哩，日本兵也是些人哩。”

我母亲紧接着说：

“是呀是呀，他们也是人哩！”

我父亲和母亲都极想从街长的嘴里得出日本兵也是些人，该不会杀人放火的信息。可街长已离开火箱，抓起了撮箕。街长说：“撮些谷子吧，撮些谷子好交差呢。”

因为街长没有给出个日本兵到底会不会杀人放火的明确答案，我父亲和母亲便皆有些惶惶了。按照街上人的思路，凡是对于疑问未给予彻底否定的，那就是有着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日本兵可能会杀人，也可能会放火。如果真的杀人放火，那又怎么办呢？

我父亲如同所有的街上人一样，当恐惧的事情即将来临时，宁愿去想那不可能，宁愿去想那些“侥幸”。于是我父亲说：

“我们这地方的人和日本人毫不相干，我们种田的安安分分种田，做生意的安安分分做生意，我们一没惹他们，二没撩他们，就算他们来了，也不会怎么样吧？”

我母亲则喃喃地说：

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他们不会从这儿过……”

我母亲比父亲似乎更现实一点儿，她虽然是祈求菩萨保佑，但是要菩萨保佑日本兵不从这儿过，而不是希冀日本兵来了后不会怎么样。她似乎已经有所预感，日本兵如果真来了，那就只怕是在劫难逃。

于惶惶之中，我父亲和母亲一时竟忘了该领着街长去撮谷。这时从货柜后走出一个少年，对街长说，我领你老人家去撮谷。



这个少年，就是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。

我之所以称我大姐为少年，是因为母亲只准我喊大姐喊哥，而不准喊姐。而我大姐从上到下，又全都是一身男孩装束。

我母亲为什么要将我大姐“变”为我的大哥呢？在后面另有交代。

我大姐领着街长撮完谷后不到一个月，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。

三

街长走了后，“盛兴斋”如同笼罩了一层不祥的云霭。

我父亲不停地嘀咕着：

“那日本兵该不会来吧，不会来吧。”

我父亲是个驼背。他这驼背倒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在人家铺子里当学徒时累驼的，或者叫因学徒而不能不驼的。那时当个铺子里学做生意的学徒也得学三年，头两年全是打杂，不能上柜台，必须学会的就是弯腰点头应允一切招呼，和弯腰点头向一切人打招呼。礼性，是做生意当学徒必备的基本课，不但要逢人弯腰点头，更重要的，是要达到内心修炼，领略到“和气生财”的真谛。待到能上柜台时，那背越弯，反倒越显得“和气”。

我母亲平时和父亲是没有什么话说的，这不仅是因为母亲长得漂亮，和父亲站到一起时，谁都会觉得母亲的这位夫君和她极不相配，而且因为母亲的能干在街上，在乡里，都

是出了名的。父亲非常清楚他相对于母亲的劣势，故而有什
么家政，总是他去问母亲，里里外外的大事，都是听凭母亲
拿主意。可这一回，父亲在嘀咕着日本兵到底会不会来时，
母亲却主动凑到了他面前。

我母亲对父亲说：

“那日本人怎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呢？”

母亲竟然要父亲来回答她的疑惑了。

这个疑惑，其实就是街上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，而又希
望能得到解答的问题。他们明明相信日本人很快就会到这个
他们生息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来，但因为在祥和的日子
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所遭受的最大恐慌也莫过于“过
兵”——倘若过的是中央军，就连恐慌也不必；倘若过的
是“溃兵”，则会被抢去几只鸡或几只鹅。偶尔也会响几声
枪炮。而杀老百姓的兵，他们还从未碰上过。就算有大户人
家的人被土匪吊了羊，只要按照条件送去大洋或物品，土匪
也是不会撕票的。可这回，来的竟是日本兵！日本兵究竟会
怎样呢？谁的心里也没有底。正因为心里没有底，便都要找
出个日本兵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。就如同我父亲所说，这
地方的人和日本人毫不相干，种田的安安分分种田，做生
意的安安分分做生意，一没惹他们，二没撩他们……

街上人就是这么诚实得天真，以为一没惹日本人，二没
撩日本人，那么日本人就不应该来这里，即算来了后，也不
应该怎么样他们。而仿佛只有在知道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这
里的答案后，他们才能得出来了的日本人，究竟会不会比他
们见过的溃兵更可怕。倘若就是跟那些溃兵差不多的话，那